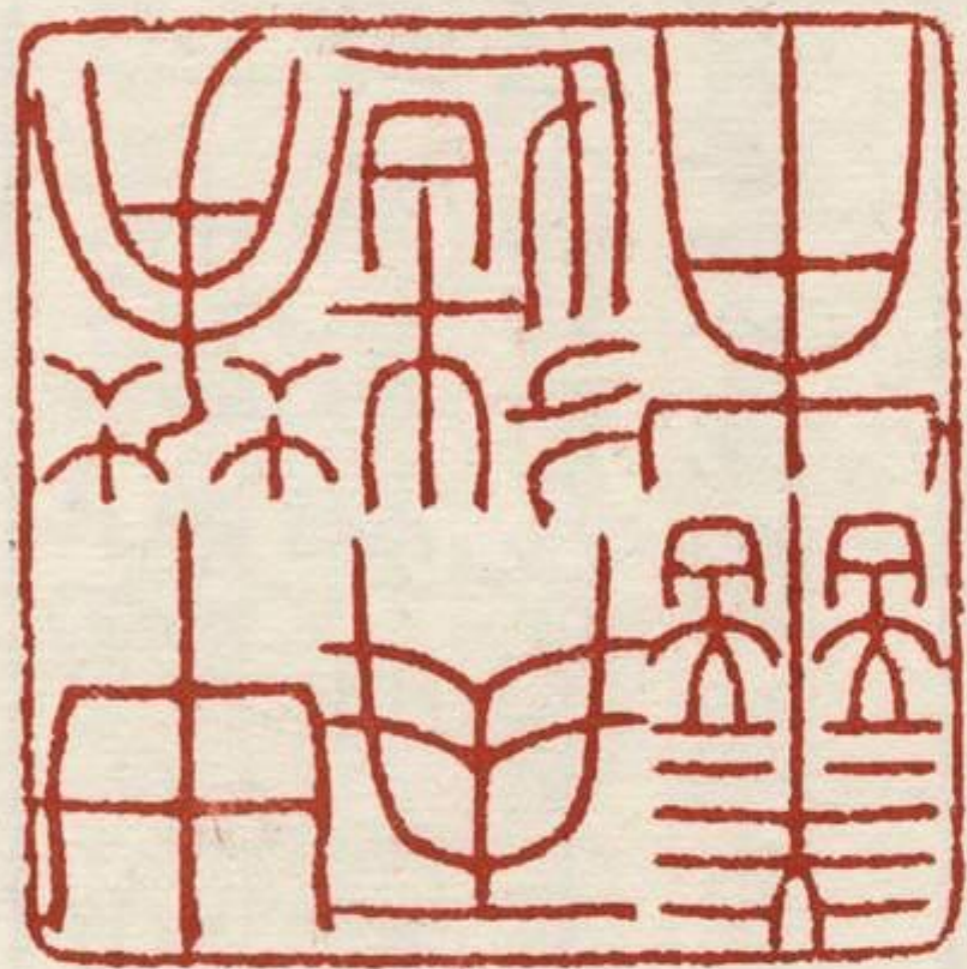


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峯書集傳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淳  
祐十年呂遇龍上饒郡學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十  
一·四釐米寬十六·八釐米



進書集傳表



臣抗言惟精惟一以執中蓋三聖傳心之法無  
黨無偏而建極乃百王立治之經念先臣親繹  
於師承而遺帙粗明乎宗旨恭逢

敷聖敢效涓埃

臣抗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臣竊

攷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無非載道及更劉班賈  
馬鄭服之手浸以失真二孔注疏之雖存諸家  
箋釋之愈衆黨同伐異已乖平平蕩蕩之風厭  
常喜新又失渾渾灑灑之旨訛以相襲雜而不  
純暨

長

一

皇圖赤伏之中興有大儒朱熹之特出經皆爲  
之訓傳義理洞明書尤切於討論工夫未逮謂  
先臣沉從游最久見道已深俾加探索之功以  
遂發揮之志微辭奧指旣得於講貫之餘大要  
宏綱盡授以述作之意往復之緘具在刪潤之  
墨如新半生殫採摭之勞六卷著研覃之思帝  
王之制坦然明白聖賢之言炳若丹青使登徹  
九重亦

緝熙之一助茲者恭遇

皇帝陛下智由天錫

德與日新

任賢勿貳

去邪勿疑

既從民情而罔拂

保邦未危

制治未亂

益思君道之克艱雖

聰明之憲天猶

終始而念學臣誤蒙

拔擢獲玷班行自惟章句之徒莫效絲豪之

報抱父書而求歎望

宸闕以冒

塵儻獲

清問

乙覽之

俯臨豈但疇昔辛勤之不朽

置之座右常

聞無怠無荒之規

冒于海隅咸仰

克寬克仁之治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有先臣沉書集傳六卷小  
序一卷朱熹問答一卷繕寫成十二冊用  
黃羅裝褙復封謹隨表上  
進以

聞臣抗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淳祐七年八月日議必書書作節謹隨表上

表

三

淳祐丁未八月二十六日臣抗面對  
延和殿所得

聖語

臣抗奏二劄節次蒙

聖諭臣奏畢又蒙

玉音宣問臣前此繳進奏劄臣再一一奏畢遂  
奏臣犬馬之情切於愛

主父懷耿耿無自指陳茲侍

清光盡摠蘊抱臣退歸山林死無悔恨

玉音忽云卿前日所進尚書解

卷之七

面聖蒙

一

朕常看其間甚好是卿之父臣奏臣先臣沉辛  
勤三十年著成此書今遭遇  
陛下賜之

乙覽九原知幸千載光榮

玉音云正是從朱熹學臣奏先臣此書皆是朱  
熹之意朱熹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有訓  
解以先臣從游最久遂授以大意令具藁而自  
訂正之今朱熹刪改親筆一一具存

玉音云曾刊行臣奏坊中板行已久蜀中亦曾  
板行今家有其書掠取先臣之緒餘以

獻者亦皆竊

陛下官爵獨先臣此書未得上徹

聖覽臣所以冒昧繳進

玉音云昨已特付下尚書省議褒謚矣臣奏臣先臣此書惟以未得徹

聖覽爲恨今旣得徹

聖覽此外臣何敢他有覬望惟先臣此書上蒙聖恩褒借臣不勝受恩感激容臣下殿謝

恩遂退



後省看詳

中書後省

唯都省送到侍右郎官蔡抗奏繳進朱熹訂正  
先臣沉書集傳并書序問答一十二冊送後省  
看詳申今看詳蔡君沉書解得於朱文公之指  
授義理周浹事證精切多諸儒之所未講其言  
聖賢傳心之法帝王經世之具天人會通之際  
政治沿革之原世變升降民心離合莫不得其  
指要真足以垂世傳遠其書宜藏之祕閣以俟  
聖天子緝熙正學之須謹按沉西山先生季通  
子也西山爲文公畏友文公門人多從其學沉  
不墜其先之傳多有著述而於討索涵泳之中  
又能真知實踐允謂醇儒生雖不得仕而學者  
敬慕之真西山文忠公嘗銘其墓三致意其人  
昔邵先生康節歿於布衣而死得謚今沉亦宜  
得謚近年得謚者其家多有所希冀或自陳乞  
沉之子孫於此深有所不願也  
聖朝何惜不畀沉以謚而勸著書明理之儒哉  
敬看詳以聞右件元奏批頭併書序問答集傳  
共壹拾貳冊隨狀見到繳申

尚書省

淳祐元年二月

日朝請願書事等事權書會書修國事會書家權書請趙騰狀

三十一

貝千米

二

趙騰

書傳問答

贈太師徽國公朱熹與先臣沆手帖

比想冬寒感時追慕孝履支持熹年來病勢交攻困悴日甚要是根本已衰不復能與病爲敵看此氣象豈是久於人世者諸書且隨分如此整頓一番禮書大段未了最是書說未有分付處因思向日喻及尚書文義通貫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即此數語便已參到七八分千萬便撥置此來議定綱領早與下手爲佳諸說此

卷之四

問答

華秀

間亦有之但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如制度之屬祇以疏文爲本若其間有未穩處更與挑剔令分明耳餘干人未遣更欲付一書也熹頓首仲默賢契友

又

承書知服藥有效深以爲喜熊生他處用藥未聞如此或是自有緣法相契也星筮之說俟更詳看但云天繞地左旋一日一周此句下恐欠一兩字說地處却似亦說得有病蓋天繞地一

周了更過一度日之繞地比天雖退然却一日  
只一周而無餘也岐梁恐須並存衆說而以晁  
氏爲斷但梁山證據不甚明白耳禹貢有程尚  
書說冊大難送俟到此可見稍暇能早下來爲  
佳熹頓首 仲默賢契友

又

示喻書說數條皆是但康誥外事與肆汝小子  
封等處自不可曉只合闕疑熹嘗謂尚書有不  
必解者有須着意解者有略須解者有不可解  
者其不可解者正謂此等處耳熹頓首 仲默

賢契友

問答

二

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  
此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後來思之  
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  
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  
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  
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  
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  
大區區嫌疑自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  
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

之宮逼堯之子即爲篡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胡氏家錄有一段論此極有意味熹頓首仲默賢契友

陳淳安鄉記朱熹語

臨行拜別先生曰安鄉今年已許人書會冬間更煩出行一遭不然亦望自愛李文稟白書解且乞放緩願早成禮書以幸萬世先生曰書解甚易只等蔡仲默來便了禮書大段未也

黃義剛毅然記朱熹語

蔡仲默集註尚書至肇十有二州因云禹即位後又併作九州先生曰也見不得但後面皆只說帝命式于九圍以有九有之師不知是甚麼時併作九州

蔡仲默論五刑不贖之意先生曰是穆王方有贖法嘗見蕭望之言古不贖刑熹甚疑之後來方省是贖刑不是古因取望之傳看畢曰說得也無引證

蔡仲默論五刑三就先生曰熹嘗思量以爲用此五刑是就三處如大辟棄於市宮刑下蠶室

其他底刑也是就箇隱僻處不然教那人當風割了耳鼻豈不破傷風胡亂死了人

義剛歸有日先生曰公這數日也莫要閑義剛言伯靜在此數日因與之理會天度問伯靜之說如何義剛言伯靜以爲天是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度非天過一度也先生曰此說不是若以爲天是一日一周則四時中星如何解不同若是如此則日日一般却如何紀歲把甚麼時節做定限若以天爲不過而日不及一度則趨來趨去將次午時便打三更矣因取禮記月令

疏指其中說早晚不同及更行一度兩處曰此說得甚分明其他曆書都不如此說蓋非不曉但是說滑了口後信口說習而不察更不去子細點檢而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季通嘗有言論日月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去太虛空裏觀那天自是日日衮得不在舊時處先生至此以手畫輪子曰謂如今日在這一處明日自是又衮動着些子又不在舊時處了又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

是體日月皆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到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日累上去到一年便與日會次日蔡仲默附至書傳天說云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

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

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先生以此示義剛曰此說分明

右贈太師徽國公朱熹與先臣沉手帖及問答語錄也竊惟先臣沉奉

命傳是書也左右就養逮啓手足諸篇綱領悉經論定凡得之面命口授者已具載傳中其見於手帖語錄者僅止此蒐輯披玩不勝感咽于以見

問答

六

一時師友之際其成是書也不易如此謹附卷末以致惓惓景仰孝慕之思云臣抗百拜敬書



九峯蔡先生書集傳序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沉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

大三百五十字  
小二百字

集傳序

一

書

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沉自受讀以來沉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

通廼敢折衷微辭奧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

生蓋嘗正是手澤尚新嗚呼惜哉先生改本已附文集中其

聞亦有經承先生口授拍畫而未及盡改者今悉更定見本篇集傳本先生所

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六

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

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

意之大略矣嘉定己巳三月旣望武夷蔡沆序

書

朱文公訂正蔡九峯集傳

漢孔安國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

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陸氏曰伏羲風姓以木德王即太皞也書契刻木而書其側以約事也易繫辭云上古結

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伏犧神農黃帝之

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

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

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

寶之以為大訓陸氏曰神農炎帝也姜姓以

土德王一號有熊氏墳大也少昊金天氏名

三墳八

言序

耳交

姓黃帝之孫以水德王高辛帝嚳也黃帝之

曾孫姁姓以木德王唐帝堯也姓伊耆氏帝

嚳之子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號陶唐

氏以火德王虞帝舜也姓姚氏國號有虞顓

頊六世孫以土德王夏禹有天下之號也以

金德王商湯有天下之號也亦號殷以水德

王周文王武王有天下之號也

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

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陸氏曰索

楚靈王時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

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

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  
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  
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  
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  
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  
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  
其義程子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豈得而去之哉若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後世之繁術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謂義農之書乃後人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為神農之言及陰陽權變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蓋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創立

小史

書序

二

王嵩

法度為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以識其事自堯始耳。今按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錄必非偽妄而春秋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猶有存者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或是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或是孔子所見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深究其說也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

屋壁秦國名始皇名政并六國為天子自號始皇帝焚詩書在三十四年坑儒在三

十五年頽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

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漢室龍興開設學

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

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

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漢藝文志云尚

書經二十九卷注云伏生所授者儒林傳云伏生名勝為秦博士以秦時禁書伏生壁藏

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孝

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

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

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陸氏曰二

十餘篇即馬鄭所注二十九篇是也孔穎達曰泰誓本非伏生所傳武帝之世始出而得

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故云二十九篇也。今按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

授漢書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亡數十篇其說與此序不同蓋傳聞異辭爾至於篇數亦復

不同者伏生本但有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

範金滕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

誓秦誓凡二十八篇今加泰誓一篇故為二十九篇耳其泰誓真偽之說詳見本篇此未暇論

也。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

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

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

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

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

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

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

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

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  
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  
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陸氏曰共

王漢景帝子名餘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

翼非經謂之傳科斗蟲名蝦蟇子書形似之

為隸古定謂用隸書以易古文吳氏曰伏生

傳於既耄之時而安國為隸古文又特定其所

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知者

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

本末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

多之書今篇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

之書詰曲聱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

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為二體乎

其亦難言矣二十五篇者謂大禹謨五子之

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

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

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也復

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凡五篇

十四册甲

書序

四

又百篇之序自為一篇共五十九篇即今所

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篇首者為四十六

卷者孔疏以為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同

序者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序凡十

二篇只四卷又大禹皋陶謨益稷康誥酒誥

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凡六篇只二卷外四十

篇篇各有序凡四卷通共序者六卷故為十

四十六卷也其餘錯亂摩滅者汨作九共九

篇稟既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

臣彛典寶明居肆命祖后沃丁成父四篇伊

陟原命仲丁河會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

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承詔為五

肅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今亡

撫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

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

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

八篇詳此章雖說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而未嘗以為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始

以為孔子所作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

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

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陸氏曰漢武帝末征和中江充造蠱

敗矣太子。今按安國此序不類西京文字疑或後人所託然無據未敢必也以其本末

頗詳故備載之漢書藝文志云書者古之號

令號令於眾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

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括

葉夢得曰尚書文皆奇澁非作文者故欲如此蓋當時語自爾也今按此說是也大抵書

大司馬

書序

五

文訓誥多奇澁而誓命多平易蓋訓誥皆是

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於今世反

為難知誓命則是當時史官所撰櫟括潤色

粗有體制故在今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值巫

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

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偽作舜典汨作九共

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

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二

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為十六卷蓋亦略

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

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秦誓共為三

十四篇而偽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為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又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漢書所引

神者殃及三世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疑即武帝之世所得者律歷志所引伊訓畢命字畫有與古文略同者疑伏生口傳而晁錯所屬讀者其引武成則伏生無此篇必張霸

水經

書序

六

事父

所偽作者也今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摩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



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  
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見故今定此本壹  
以諸篇本文爲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  
得見聖經之舊而又集傳其所可知姑闕其  
所不可知者云

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峯書集傳卷之一

虞書

虞舜氏因以為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

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為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為孔子所定也

子所定也

堯典

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冊在冊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

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為常法故又訓為常也今文古文皆有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

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曰粵越通古文作粵曰若者發語辭周書越若

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史臣將叙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也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放至也猶孟子言放乎四海是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欽恭敬

大七十一

書傳一

一

子

也明通明也敬體而明用也文文章也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安安無所勉強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允信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強為恭而不實欲為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言其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蓋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勳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故書叙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為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其可忽哉

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

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明明明之大德也俊大也

稱是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睦親而和也平均章

明也百姓畿內民庶也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  
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  
黎民於歎美辭變變惡為善也時是雍和也此  
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

也者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

時乃者繼事之辭羲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  
若順也吳廣大之意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

以觀天之器如下篇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  
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會星二十

八宿眾星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皆是也  
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也人時

謂耕獲之候凡民事早晚  
之所關也其說詳見下文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

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厥民析鳥獸孳尾  
此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  
之或差也或曰上文所命蓋羲伯和伯此乃分

命其仲叔未詳是否也宅居也嵎夷即禹貢嵎  
嶺

夷既略者也曰暘谷者取日出之義羲仲所居  
官次之名蓋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於嵎

夷東表之地也寅敬也賓禮接之如賓客也亦  
帝嚳曆日月而迎送之意出日方出之日蓋以

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平  
均秩序作起也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

之事也蓋以曆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  
以授有司也日中者春分之刻於夏末冬短為

適中也晝夜皆五十分刻舉晝以見夜故曰日星  
鳥南方朱鳥七宿唐一行推以鷦火為春分昏

之中星也殷中也春分陽之中也析分散也先  
時冬寒民聚於隩至是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

氣之温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  
以物之温也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

申命羲叔宅南  
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

鳥獸希革  
申重也南交南方交趾之地陳氏曰  
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訛化也謂

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春夏致  
南為謂所當為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春夏致

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如所謂日  
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求長也日求  
晝六十刻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火謂大火夏  
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為正陽位  
也因析而又析以氣愈熱而民愈也  
散也希革鳥獸毛希而革易也

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

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

餞禮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蓋以秋分  
之莫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  
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宵夜也宵中者秋分夜  
之刻於夏冬為適中也晝夜亦各五十刻舉夜  
以見日故曰宵星虛北方玄武七宿之虛星秋  
分昏之中星也亦曰殷者秋分陰之中也夷平  
也暑退而人氣平也毛毳鳥  
獸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

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

鳥獸毳毛

朔方北荒之地謂之朔者朔月之為言  
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  
而有朔也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象幽暗故  
曰幽都在察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  
所當改易之事也日短晝四十刻也星昴西方  
白虎七宿之昴宿冬至昏之中星也亦曰正者  
冬至陰之極子為正陰之位也隩室之內也氣  
寒而民聚於內也毳毛鳥獸生更毳細毛以自  
溫也蓋既命羲和造曆制器而人又分方與時使  
各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差聖人之敬天勤民  
其謹如是是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又按  
此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  
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歲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四分度  
之運而有餘歲日四分之而縮天漸差而西歲  
平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  
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是也  
古歷簡易未立差之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  
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為一度何承天以為太  
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

大小五十九

言傳一

三

劉子

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為近之然亦未為精密也因附著

于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

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咨嗟也

告之功也暨及也朞猶周也允信釐治工官庶眾

績功咸皆熙廣也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

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

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

分日之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

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

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

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法九百四

十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

十四而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是日三百六十

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

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月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

四五十五

書傳一

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

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

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

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十

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十五歲再閏

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歲

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三年

而不一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

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入至

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

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矣寒暑反

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

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皆廣也帝曰疇咨若

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帝曰疇咨若

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此下至蘇績用弗成皆為禪舜張本也疇誰咨

訪問也若順庸用也堯言誰為我訪問能順時

為治之人而登用之乎放齊臣名胤嗣也胤子

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

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

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

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

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

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

用也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器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朱蓋以其開明之才用之於不善故器訟禹所謂傲虐是也此見堯之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惡而不以一人病天下也或曰胤國子爵堯時諸侯也夏書有胤侯周書有胤帝之舞衣今亦未見其必不然姑存於此云

曰疇咨若予采驩堯曰都共工方鳩倂功帝曰

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采事也都歎美之辭也驩堯臣名共工官名蓋

古之世官族也方且鳩聚儻見也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靜言庸違者靜則能言用則

違背也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滔天二字未詳與下文相似疑有舛誤上章言順時此言順事

職任大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

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

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已哉試可乃已

小五卅九

書傳一

五

卷之五

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

也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蓋水涌出而未洩故汎濫而

出流也割害也蕩蕩廣貌懷包其四面也襄駕大勢若漫天也俾使乂治也言有能任此責者

使之治水也僉眾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於歎美辭鯀崇伯名歎

其美而薦之也咈者甚不然之辭方命者逆命而不可行也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方命猶今

言廢閣詔令也蓋鯀之為人悻矣自用不從上令也圯敗族類也言與眾不和傷人害物鯀之

不可用者以此也楚辭言鯀婞直是其方命圯族之證也岳曰四岳之獨言也

已廢而復強舉之意試可乃已者蓋廷臣未已言能於鯀者不若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

治水而戒以欽哉蓋任大事不可不敬聖人之

戒辭約而意盡也載年也九載三考功用不

成故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

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

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

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

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

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朕古人自稱之通用

言汝四岳能用我之命而可遜以此位乎蓋丹

朱既不肖羣臣又多不稱故欲舉以授人而先

之四岳也否不通忝辱也明明上明謂明顯之

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

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師衆錫與也四岳羣

臣諸侯同辭以對也鰥無妻之名虞氏舜名也

俞應許之辭予聞者我亦嘗聞是人也如何者

復問其德之詳也岳曰四岳獨對也瞽無目之

小獸也

書傳一

六

劉子

和

之

尤天子不可不深戒之也

女之辭即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况以

水之北使為舜婦于虞氏之家也欽哉堯戒二

嬪婦也虞舜氏也史言堯治裝下嫁二女于媯

兩水合流之內也故從水從內蓋舜所居之地

入河爾雅曰水北曰納亦小水入大水之名蓋

理降下也媯水名在今河中府河東縣出歷山

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為尤切也釐

事之以觀其內是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

英也此堯言其將試舜之意也莊子所謂二女

以女與人時是刑法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

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為姦惡也女

慢也諧和烝進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

義之經為頑母舜後母也象舜異母弟名傲驕

名言舜乃瞽者之子也舜父號瞽叟心不則德

復問其德之詳也岳曰四岳獨對也瞽無目之

小獸也

書傳一

六

劉子

和

舜典

今文古文皆有其字○唐孔氏曰東

晉梅賾上孔傳闕舜典自乃命以位以

補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之

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

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乃上之事先施

行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

遺典始得之今按古文孔傳尚書有曰

若稽古以下二按古文伏生以舜典合

於堯典只以慎徽五典以上接帝曰欽

哉之下而無此二徽五典字梅賾既失孔

傳舜典故亦不知有此二十八字而慎

者用王范之注以補之至姚方興乃得

古文孔傳舜典於是始知有此二十八

字或者由此乃謂古文舜典一篇皆盡

亡失至是方全得之遂疑其偽蓋過論

也

小大對四

書傳一

七

吳山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

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謂堯也濬也深也

温和华粹也塞實也玄幽潛也升上也言堯既有

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因言其目則深

沈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充

實有此四者幽潛之德上聞于堯堯乃命之以

也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微美也五典五常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從順也左氏所

謂無違教也此蓋使為司徒之官也猶周之冢宰

揆者揆度庶政之官惟唐虞有之猶周之冢宰

也時叙以時而叙左氏所謂無廢事也四門四

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

使主焉故曰賓穆穆和之至也麓山足也所謂無凶

人也此蓋又兼四岳之官也麓山足也所謂無凶

迷



錯也。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曰：堯使洪水為害，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而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愚謂遇絕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愚謂遇誠智，確乎不亂者，不能也。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

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致陟升也。堯言詢

舜所行之事，而考其言，則見汝之言致可有功。於今三年矣。汝宜升帝位也。讓于德，讓于有德

之人也。或曰：謙遜自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上

朔日也。葉氏曰：上旬之日，曾氏曰：如上。戊上辛

事而舜受之也。文祖者，堯始在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以象天體之轉運也。璿璣機也。以璿飾璣，所以

狀如

書傳

八

吳山

王為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

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此言舜初攝位，整理庶務，首察璣衡以齊七政。

蓋曆象授時，所當先也。○按渾天儀者，天文志云：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

天。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

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高而四邊下。日

月旁行，以遶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

夜。蔡邕以為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渾天猶外也。裏

黃圓狀似鳥卵，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

術以一百八十二度，地半強，地在下，亦然。北極出地上，見

者，一為天，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嵩高之，又其南

當天之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

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道又其南，二道又其南

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巳。是夏至日，北去極六

十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

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法。遭秦  
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秦  
而滅。至漢武帝時。落下閔。始經營之。鮮于妄人  
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為之。象  
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  
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  
月星辰之法。漸密。本朝因之。為儀三重。其在外者。曰以  
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干。四隅。在  
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  
去極度數。以其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入地  
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為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  
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  
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天經之環。則南北  
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之環。二極皆為圓  
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二極皆為圓  
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數外貫天。經曰三辰。儀側  
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曰三辰。儀側  
黃赤二道。結於黑雙環。則為赤單環。外依天。經曰三辰。儀側  
宿度。而結於黑雙環。則為赤單環。外依天。經曰三辰。儀側  
六十七  
八十五  
書傳一  
九  
吳山

六十七  
八十五

書傳一

九

吳山

環亦刻宿度。而內向。以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  
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為春分後之日。軌以承其交  
外。以為秋分後之日。軌以承其交  
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  
東。西運轉。以象天行者。曰日月星辰。亦為黑雙環  
故曰三辰。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為黑雙環  
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  
面當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則兩  
面又為小窾。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待占候  
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  
者。此仰窺焉。以其略也。沈括曰。舊法。規環。故曰四  
遊。此其法之大略也。蓋以璿飾璣。疑天晦不可目察  
周天度。一面加銀丁。蓋以璿飾璣。疑天晦不可目察  
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蓋以璿飾璣。疑天晦不可目察  
史局。秘書省。銅儀制。極精緻。亦以銅丁為之。歷  
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為璣杓。三星為衡。今  
詳經文。簡質。不存。其說以二字。乃用寓肆類于上  
名。恐未必然。姑存其說。以廣異聞。肆類于上

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望肆類于上

禮肆師類造于上帝注云郊祀者祭昊天之日常祭非非常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皆云類于上帝是也禮精意以享之謂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羣神謂之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觀輯五瑞象之後即祭祀上神祇以攝位告也

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主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天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周禮天子執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以朝天子其冒下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辨其為朝也既盡觀見四岳四方之諸侯羣牧也此以州之牧伯也程子曰輯五瑞繆五等諸侯也

小五金 書傳一

正月事至盡此月則四方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日見之不如它朝會之同也班頌同日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則又頌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

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

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

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

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

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

月謂之月之大小日謂之日之甲乙其法略見上篇  
諸侯謂之國其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律謂十  
二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  
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六為律六為呂凡十二  
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  
夫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  
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  
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  
度而度長短則為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而  
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之  
審量而量多寡則為龠而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  
者一量而量多寡則為龠而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  
升為斗十斗為斛以之平衡而衡二兩為一兩  
之龠所容十二兩為一斤三斤為一兩二兩為一  
四銖為兩所以為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  
此黃鍾所以為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  
者則審而後之也時月之法於律其法則先本  
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  
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禮吉凶軍賓嘉  
衡之先立言之叙蓋如此也五禮吉凶軍賓嘉

小九六

書傳一

十一

吳山

也修之即五瑞也同天下之風俗五玉五等諸侯所  
執者即五瑞也同天下之風俗五玉五等諸侯所  
士執附庸之君執黃帛二生一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  
此九字當在肆觀東后之觀皆執此費也如五日之  
誤脫在此言東后之觀皆執此費也如五日之  
侍講曰舜之遺法也卒乃復者舉祀禮觀諸侯  
六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則不  
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故曰卒乃復  
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二至月言五月南  
八月西岳華山北岳恒山二至月言五月南  
其廟而祭告也藝祖疑即特牲也或謂一文祖藝祖  
之君將死其親出告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也  
子不君將死其親出告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也  
于祖禰鄭注曰祖實皆告也禰皆一牛程子以爲但  
言祖禰舉尊爾實皆告也禰皆一牛程子以爲但  
也牛不說如未時祭孰各設今兩於存之廟五載一巡守羣后

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天子載之守內

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

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

之諸侯來朝則又明年則諸侯來朝又明年則

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來禮無不答是以天子

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數陳奏進也周禮曰民

功曰庸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為治之

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勛則賜車服

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亦以告飭之也林氏

曰天子巡守則有協時月以下等事諸侯來朝

則有敷奏以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也十有二州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幽并營也

古之地但為九州曰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也

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

分冀東恒山之東為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

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而冀

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北遼東一路是也封表也

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北遼東一路是也封表也

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北遼東一路是也封表也

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北遼東一路是也封表也

小大五九三

書傳一

十二

吳山

序也後之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

刑金作贖刑書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

刑之恤哉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

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

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者流遣之

使遠去如下文流宥五刑之類也宥寬也所以

與夫親貴勲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

教刑者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  
輕者金作贖刑者金黃金贖其罪也待蓋罪之  
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有法猶有可議者  
此五句者從重入輕各條理法之有正也肆  
也而青災肆赦者皆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  
此而入於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  
有賊殺也估終刑刑者估謂有侍終謂再犯若  
不聽其贖而必刑之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  
輕或由輕而重即重蓋用法之二權衡所謂法  
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  
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  
哉惟刑之恤之間各有所當者乃行乎其間  
理而本心也據此經文則五刑有流宥而無  
之禮本心也欽恤之意行乎則五刑有流宥而  
穆王始制之非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  
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流共工于幽  
幸免貧者受刑又非所以為平也

小六十四

書傳一

十三

吳山

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

四罪而天下咸服

驅逐禁錮之殛則拘囚困苦之隨其罪之輕重  
而異法也共工驩兜鯀事見上篇三苗國名在  
江南荆揚之洲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三危  
水南可居曰洲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三危  
西裔之地即雍之所謂三危既宅者羽山東裔  
刑之當罪也程子曰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之  
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誅四凶怒在四凶  
心本無怒也聖人四凶之名與此不同故天下  
窮竒為共工渾敦為驩兜饕餮為二十有八載  
三苗禱杌為緜不其果然否也

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殂落也死者魂氣歸于天故曰殂體魄歸于  
地故曰落喪為之服也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

絲竹匏土革木也言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四海之民思慕之深至於如此也儀禮圻內之

民為天子齊衰三月外之民無服今應服三月

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過密八音堯十六即

位在位七十載又試舜三載老不聽政月正元

二在位八十載乃崩在位通計百單一年

日舜格于文祖氏曰舜服堯喪三年朔日也漢孔

故復至文祖廟告蘇氏曰受終告攝此告即位

也然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即位於

之朝而改元孔氏云喪畢詢于四岳關四門明四

目達四聰于詢謀關開也舜既告廟即位乃謀治

聽以賢俊廣四方之壅蔽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民之

官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王政以食為首農事

以時為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

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遠近之勢

如此先其略而後其詳也惇厚允信也德有德

之人也元仁厚之人也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

包藏凶惡之人也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

惡也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舜曰

國順洽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

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

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俞汝

大五單六 書傳一 十四

往哉奮起熙廣載事亮明惠順疇類也一說亮

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

勉也崇伯鯀之子也平水土者司空之職時是懋

伯禹見作司空可宅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咨禹使

新以功也。官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功也。官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地。授田正官。授契名棄。姓姬氏。封於邵。契臣名姓。子氏。封於商。授契名棄。姓姬氏。封於邵。契臣名姓。臣名俞者。然其舉也。汝往哉者。不聽其讓也。此章稱舜曰。此下方稱帝曰。舜曰。者以見堯老舜攝堯。在時舜未嘗稱帝。此後舜曰。棄黎民阻飢汝。方真即帝位。而稱帝也。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舊職以終其事也。使仍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

卷之七

書傳一

十五

吳州

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慾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因禹之讓。又申命契。仍為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天寬之裕。以待之。使其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無恥之患矣。孟子所引堯言。勞來正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

明克允。地猾亂夏。明而大也。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劫也。服冠殺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究。士理官也。服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在內。曰究。士理就何氏。以爲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不餘刑。亦就屏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於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爲三等居也。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也。孔氏以爲大罪。居



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雖亦未見其所據然大槩當略近之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又戒以必當致其明察乃帝曰疇若予能使命之又戒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

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

于爰折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若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

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搏埴

之工皆是也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莊子曰攬工垂之指即此也爰折

伯與三臣名也爰以積竹為兵建兵車者折方鑿斧也古者多以其所名為名爰折豈能為二

器者歟往哉汝諧者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往哉汝和其職也

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矣益拜稽首

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上下山林澤藪也虞掌山

澤之官周禮分為虞衡屬於夏官朱虎熊羆四臣名也高辛氏之子有曰仲虎仲熊意以獸為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得與名與史記曰朱虎熊羆為伯益之佐前爰折伯與當亦為垂之佐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

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

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典主也三禮祀天

之禮也伯夷臣名姜姓秩叙也宗祖廟也秩宗主叙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為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夙早寅敬畏也

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慾之污可以交於神

明矣夔龍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

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

二臣名

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

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

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

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

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大胃長也自天子至卿

敬也上二無字與母同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溫

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所以慮

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虛故欲其無虛

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

禁之也教胄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所以教之

具則又專在於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

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

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脈流通精神養

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所

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

於言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

則必有羽也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

且短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所謂聲依永而清

有長短則為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

而不亂假令黃鍾為宮則大簇為商姑洗為角

林鍾為徵南呂為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

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

管還相為宮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

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

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情性育人材事神祇和上

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

矣可勝歎哉夔曰以下蘇氏曰舜方命九官濟

濟相讓之文簡編脫誤復見於此帝曰龍朕聖

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

命惟允也聖疾殄絕也謂其言之不正而能變亂黑

白以駭眾聽也納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

既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偽無所託矣

敷奏復逆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

進而功緒有所稽矣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

狀計五 書律一 十七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

惟時亮天功官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周

伯蓋百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

相天事也曾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

禹命伯夷咨四岳而命者也命垂命益泛咨而

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命者也夫

知道而後可宅百揆知禮而後可典三禮知道

知禮非人人所能也故必咨於四岳若子工若

上禮非草木鳥獸則非此之必咨於四岳若子工若

命令其體雖不若百揆之大然其事理精微亦

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既以四岳之舉而當

秩宗之任則其所讓之人必其中於典樂納言

之選可知故不咨而命之也若稷契臯陶之不

咨者申命其舊職而已又按此以平水土若百

工各為一官而周制同領於司空此以士一官

兼兵刑之事而周禮分為夏秋兩官蓋帝三載

王之法隨時制宜所謂損益可知者如此

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實也

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

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人力於事

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此猶昔也其善者留其

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此言舜命二十

六十四言傳一十八華

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徵也舜生三十徵庸三

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

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故書紀舜之

沒云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

猶雲徂方也按此得之方陟方乃死當以陟為句絕耳

舜生三十一年堯方召用歷試三年而居攝二十八  
年通三十年乃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蓋於篇  
末總叙其始終也史記言舜巡守崩于蒼梧之  
野孟子言舜卒於鳴條未知孰是今零陵九疑  
冢有舜云



